SURVIVORS 首部曲之 VI

狗勇士

風暴來襲

STORM OF DOGS

艾琳・杭特◎著　盧相如◎譯

晨星出版

晨星網路書店
更多精采內容

Morning Star

燈塔
湖泊邊緣的路
湖的頭
荒野狗幫地盤
洞穴入口
通道出口
盡無永
長爪城鎮
遊樂場
前往城市
有毒

風暴之犬（Storm of Dogs），意指暴風雨。世界動盪，自然萬物的征戰。同時也意指閃電與地犬拉鋸對抗的神話傳說。

天犬（Sky-dogs），意指天空。狗世界的上帝。

地犬（Earth-dogs），意指大地，廣義可指自然萬物。狗世界認為萬物死亡終歸地犬所有。

長爪（longpaw），意指人類。

陷阱屋（Trap House），意指動物收容所。

大咆哮（The Big Growl），意指摧毀城市的大地震。

透明石（clear-stone），意指玻璃。

快腿犬（Swift-Dog），四肢細長的狗，其奔跑速度快。多指靈猩（格雷伊獵犬）。

獨行犬（Lone dog），不隸屬狗幫，獨來獨往，自食其力的狗。

狗幫（dog pack），有首領艾爾帕、副首領貝塔等組織的狗群。有其律法、幫規必須遵守。

籠車（loudcage），意指汽車。

艾爾帕（Alpha），狗幫中的首領，發號施令，負起帶領狗幫責任的老大。

太陽犬（Sun-dogs），即太陽。

美食屋（Food House），意指人類的餐廳。

Morning Star

栓鍊犬（Leashed Dog），與人類同住，享有人類照料吃住的狗。

腐食桶（spoil-boxes），意指人類的廚餘桶。

臭味桶（smell-box），意指人類的垃圾桶。

利爪（sharpclaw），意指貓咪。

猛犬（Fierce Dogs），皮毛黝黑、體型纖瘦，有堅挺的雙耳與口鼻。多指杜賓犬。

長爪皮毛（longpaw's fur），人類的衣服，外衣。

農場犬（Farm-Work Dog），意指牧羊犬，多指邊境牧羊犬。

戰鬥犬（Fight Dog），訓練有素可攻擊、戰鬥的狗，多指德國牧羊犬。

月犬（Moon-Dog），意指月亮。

歐米茄（Omega），狗幫中地位最低的層級。不得狩獵或守衛，需要聽命於狗幫中的所有狗，沒有獲得艾爾帕允許，甚至不得擅自離開狗幫地盤。

狗靈（dog-spirit），狗兒們引以為傲的精神、思想與原則。

巨毛（Giantfur），意指熊。

紅葉季（Red Leaf），意指綠葉轉紅或轉黃的落葉時節，也就是人類稱之的秋天。

冰風季（Ice Wind），意指萬物都結成冰霜的時節，也就是人稱之的冬天。

Morning Star

狗幫成員

黛西：西高地白㹴和傑克羅素㹴混種。

懷恩：狡猾、投機，扁臉的小黑犬。

歐米茄

陽光：容易懼怕、念舊，有絕佳的視力並且嗅覺敏銳。白色長毛小狗，馬爾濟斯。

幼犬

荊棘：黑白相間的公狗。費瑞和月亮的孩子。

甲蟲：黑色毛髮的母狗。費瑞和月亮的孩子。

恬恬：棕褐色毛髮的母猛犬。

猛犬狗幫 *Fierce Dogs*（部分）

首領艾爾帕

刀鋒：黑色與棕色毛髮相間的母犬，毛髮平滑。耳朵頸間處有尖牙形狀的白色毛髮。

副首領貝塔

麥斯：身形龐大的棕黑色母狗。

獨行犬 *Lone Dogs*

崔奇：棕色毛髮，黑色斑點相間的追蹤犬，有一隻瘸了的腿。

老獵人：幸運在城市裡的朋友。身形壯碩結實的公狗，鬥牛獒。

Morning Star

狗幫成員

荒野狗幫 *Wild Pack*（按階級排列）

首領艾爾帕　體態優雅靈活的灰色狼犬。灰白色毛髮相間，有著一雙黃色瞳孔。善於震懾嚎叫。

副首領貝塔

甜心：動作敏捷，灰色短毛髮。和幸運一起逃離陷阱屋的快腿犬。格雷伊獵犬。

狩獵犬

費瑞：強壯有力，擁有黑色毛髮，質地粗糙的大型犬。

史奈普：棕白色毛髮相間小型母犬。

春天：褐色母獵犬，黑色斑點相間。

幸運：原是一隻獨行犬。金白色毛髮相間，毛髮濃厚。

布魯諾：強悍、勇敢，有著絕佳的戰鬥能力，睡著時會打呼。毛髮濃密，戰鬥犬，德國牧羊犬。

貝拉：金白色毛髮相間，幸運的妹妹，善於鼓勵同伴，有著絕佳的領導能力。

麥基：黑白毛髮相間，農場犬。邊境牧羊犬。

巡邏犬

月亮：黑白相間的母犬，有三隻幼犬。

達特：棕白色毛髮相間，身形瘦小的母追蹤犬。

瑪莎：勇敢並善於游泳，個性溫柔且善良。黑色大狗，紐芬蘭犬。

Morning Star

前言

幸運倏地驚醒，恐懼令他的背脊發疼、喉嚨燒灼。他感到頭暈目眩，想要狂奔，卻哪裡也去不了。他朝阻擋去路的金屬鐵條望去。

其他同伴的氣味散布在空氣中，偶爾發出駭人的淒厲叫聲。幸運困惑地甩動毛髮，立即明白這裡是什麼地方……

陷阱屋！

他怎麼又回到這裡？他扭曲身體望向隔鄰的牢籠，焦急地嗅聞甜心的下落，當聞到她那帶著友善、令人感到安慰的氣味後，他的鬍鬚一陣震顫。

「甜心？甜心，我內心有不祥的預感，大事不好了。」

「是啊，我也感覺到了！發生了什麼事？」甜心的聲音顯得刺耳與驚慌。

幸運將他的前腿緊貼在鐵籠的門上，門卻不為所動。一長串的鐵籠傳來低

Morning Star

吠聲。此情此景以前也發生過——他們全都受困其中。

「甜心！」他大喊。「肯定是再次發生——大咆哮！你感覺到了嗎？」

他聽見甜心拖著腳，將身體緊貼在分隔他們的鐵籠上。「但那都結束了，幸運。」她發出低吠。「事情都已經過去了。不可能再次發生。」

儘管她的聲音中透露出恐懼，但是快腿犬這番話的確讓幸運感到慰藉。**甜心說的沒錯，大咆哮已經發生過，而我們也都幸運地逃過一劫。這回，我們不再需要擔心——那不過像是一場噩夢。**

地面開始搖晃，幸運突然聽見頭頂的巨石發出裂開聲。陷阱屋內其他狗開始驚恐地發出嗥叫。恐懼的氣味不斷從四周湧入。

幸運在狗兒發出的嗥叫聲中大聲說，「你說的沒錯，甜心！大咆哮已經發生過，不會再發生！」他的聲音中透露出不確定。「即使真的發生，我們上回幸運地逃過一劫——這回也一定能夠存活下來。」

伴隨著另一道迸裂聲傳來，天花板一陣塵土飛揚，宛如下雪一般。幸運奮力眨眨眼睛，幾乎看不清眼前的一切。

「但這回似乎有些不同。」甜心低聲說著。

幸運感覺喉嚨緊繃，尾巴緊貼在身體一側。快腿犬說的沒錯，每一回夢境

中出現大咆哮，幸運總是知道他們能夠逃過一劫。但這回……

他來不及繼續探究這個問題，地面便開始出現劇烈晃動，幸運幾乎站不住腳，重重摔向一邊。他的耳邊傳來金屬扭曲變形的聲音，以及透明石碎裂的聲響。

狗兒們嚇得紛紛發出吠叫，牢籠開始塌陷，眼看就要落入裂開的地面。幸運在一陣白色的煙霧中，見到牢籠一個個擠壓在一起，就要壓死籠裡的狗兒，幸運急得跳腳、嚇得睜大了眼。接著，囚禁他的鐵籠開始晃動。

「幸運！救救我！」甜心大喊，她的腳爪不斷朝鐵籠的門抓扒著。

幸運湊近甜心發出聲音的方向，從鐵籠前方扭曲變形的門伸出腳爪，急著想掙脫牢籠。「我來了！」他試著安撫甜心。

但就在他設法逃出鐵籠的當下，他的內心感到納悶與不解。陷阱屋的牆壁這時早該崩塌，壓垮甜心的鐵籠，讓她順利脫逃，囚禁幸運的鐵籠周圍也早該受到牆壁擠壓而露出逃生口。他們當初便是因此逃出陷阱屋。這回似乎有些不同……

地面此時搖晃得更加劇烈，水泥磚牆崩落的聲音夾雜著狗兒發出的吠叫聲震耳欲聾。幸運的鐵籠突然一陣晃動，倏地向前傾斜，再次劇烈搖晃後，囚禁

他的鐵籠便重重撞向硬石子地面，翻了過去。幸運感到背部一陣燒灼，忍不住發出吠叫。

我是在作夢！他告訴自己。

在夢中不會感到疼痛！難道是他搞錯？此刻眞的發生大咆哮？

他一陣退縮，卻仍奮力起身，準備逃命。天花板落下大片水泥塊，不斷落在破損的鐵籠。幸運拖著腳向前移動，伸長前腿，準備爬出鐵籠。

但是鐵籠的門並未鬆開。

他在一陣殘堆瓦礫中，瞇起眼睛，直到瞥見甜心的身影。她正用力朝鐵籠踢著前腿，雖然跟幸運距離不遠，但是殘堆瓦礫卻隔開他們。她黑色的眼珠與幸運四目相望，然後仰頭發出嗥叫。「事情怎會如此！我們曾經逃出陷阱屋！這回也應該能逃過一劫！」

「我們一定可以逃出去！」他對甜心說。「活著離開！」幸運說完後，用力朝鐵籠撞去，想要奮力撞開把鐵籠的門。他感覺門被他撞開一個縫隙，內心感到一陣欣喜。

感謝天犬，他在心裡暗自說著。

此時，天花板突然崩塌，幸運困惑地向後一退。水泥牆顫危危的——鐵籠

卻宛如風中的樹葉般輕輕抖了一下。空氣中傳來地面迸開的聲音，幸運的整個世界也跟著崩塌。

Morning Star

第一章

幸運倏地睜開眼睛，喉嚨發出駭人的淒厲叫聲。他喘著氣，豎起耳朵。大地不再崩塌，陷阱屋不再傳來嗥叫聲。

這是**一場夢**……我們都**活了下來**！

他深吸一口氣，感覺到四肢一陣輕鬆。夜晚的空氣沁涼，四周一片安靜。他從洞穴的入口處看見零星的樹木殘枝在冷風中微微顫抖。之前救援小隊救回費瑞又失去他時，峭壁頂端長滿草地的斜坡是他們與狗幫同伴重聚的地方。甜心最後決定大家留在這裡，儘管得面對重重的危險——但爲了替狗幫找到一處安全的棲息地，大家一路以來不停地尋尋覓覓，如今已經筋疲力竭。

幸運轉身望向甜心，狗幫的艾爾帕，也是他的新伴侶。快腿犬蜷縮身子依偎在幸運的身邊，她溫熱的身體緊貼著他的毛髮，胸口在睡夢中隨著呼吸起

Morning Star

伏。白色的尖鼻子抽動了一下，顯得放鬆，微微打鼾。熟悉的親密感令幸運的鬍鬚顫動。他輕柔地舔了舔她的鼻子。甜心的鼻子嗅了嗅卻沒有被驚醒。

幸運站起身伸展四肢，望向他們身處的洞穴，山洞由樹籬和常春藤組成。這裡堪稱最佳的落腳地點，前任艾爾帕（一隻狼犬）曾宣告將這裡當作營地。幸運一想到那隻狼犬不禁打了個寒顫。**那個叛徒！竟然選擇靠攏刀鋒以及她所率領的猛犬狗幫……**

幸運走出洞穴，踩在結霜的草地上時，發出清脆的聲響。樹木與傾斜的土地阻擋了從寬闊湖水吹來的刺骨寒風。冷風拂過幸運身上的毛髮，令他不禁打了個寒顫。天空開始布滿濃密的雲層，偶爾閃亮的小星星宛如監看大地的眼睛。沉睡的同伴們趴躺在矮樹叢間，幸運在他們之間走動。並非所有同伴都願意待在岩壁上的這片領地。猛犬狗幫選擇被長爪棄置的城鎮作爲巢穴，而他們兩方的據點相當接近。甜心顯然已經下定決心：獵物變得稀少時，他們大可繞過山頭前往別處獵捕食物，但選擇在此地落腳，也代表他們必須不斷到遠處去尋找獵物，這令所有狗幫成員筋疲力竭。他們需要一個基地，一片防禦敵人入侵的領地——稱爲家園的營地。

沒有一隻狗願意挑戰她的領袖地位。

幸運也想留下來……但他是因爲其他理由才堅信他們得留在此地。

幸運在同伴間走動時，目光不禁落在雷霆身上。她陷入睡夢中的身體因爲緊繃而抽動著，上唇往上翻起，露出長長的白色尖牙。毛髮下的肌肉緊繃——即使在睡夢中，臉上的表情仍顯得兇猛。幸運停下來，耳朵往後抽動，納悶她究竟做了什麼樣的夢，讓她顯得如此緊繃。她絕對不是夢見大咆哮——事發當時，她甚至還沒出生。

雷霆的嘴唇發出低聲咆哮，幸運不安地繼續往前走。難道她正在夢境中跟她的手足大牙激戰？距離那場打鬥至今已過了一個月亮之犬的週期，雷霆身上那個醜陋的紫色瘀傷也幾乎復原。猛犬狗幫的憤怒試煉，要求兩隻打鬥的狗只能留下一個活口，而雷霆跟大牙都活了下來——雷霆證明了她的成熟與自制力，儘管手足對她採取瘋狂的攻擊，她仍饒過對方一命。幸運回想起幼犬的忠心與韌性，內心不禁替她感到驕傲。

雷霆一個抽動，跳起身來，她睜大了雙眼，目光在黑暗中來回游移，彷彿以爲敵人入侵。接著，她的目光落在幸運身上，於是蹲坐下來，輕輕搖擺尾巴。

幸運朝雷霆走去，蹭了蹭她的鼻子。「你覺得如何？」

雷霆伸開前腿。「好多了。你看！站起身時，我覺得腿不會疼痛了！」她繞著幸運走了一圈，示範給他看。

幸運仔細看著她的臉龐。雷霆鼻子上的傷口已經痊癒，但是缺了一角的左耳再也無法復原。他望著仍在睡夢中的狗兒們。「我們離這邊遠一點吧。」

小猛犬點點頭，跟在他身後走向通往池塘的一排低矮樹木。「太陽之犬甦醒前你在做什麼？」

幸運嘆氣，告訴雷霆他的夢境只會嚇壞她。「伴隨冰雪冬季的到來，太陽之犬甦醒的時間將會延長。但我們可不能這麼悠閒。」他撇過頭去，嗅聞空氣，試著不讓雷霆聞到白雪的刺鼻味。

「我們睡得愈久，應付敵人的攻擊力道就愈薄弱。」雷霆同意幸運的論點，她停頓一會兒，黑色頭顱朝一旁偏斜。「獵物說不定也一樣睡得更久，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輕易獵捕他們。」

幸運開心地搖擺尾巴。「我們可以試試。」他突然覺得有必要在樹叢間搜尋，一路從營地前往懸崖邊尋覓獵物的下落。巡邏隊日以繼夜看守他們的家園，儘管在雷霆跟大牙的那場激戰後，就不見任何敵人的蹤影，但是幸運明白荒野狗幫的成員們不會就此鬆懈警戒。只要刀鋒跟她所率領的攻擊犬還存在，

他的狗幫將永無安寧之日。

雷霆走到幸運的身邊時，太陽之犬在地平線上顫動了一下鬍鬚。她在幸運捕捉的獵物旁放下一隻又大又肥美的鳥兒，蒼白且帶著黃褐色的羽毛尖端呈現灰色。鳥兒的脖子既長又黑，臉龐也是黑色，除了鳥喙下方一道粗粗的白色記號。過去幾天來，幸運見到頭頂不斷盤旋著一群群鳥兒的巨大隊伍，飛過寬闊湖水上方。這群鳥兒全都來自同一個方向，每支隊伍都追隨著自己的艾爾帕。

他們爲何知道該去何處？幸運不只一次這麼納悶。難道鳥兒感知得到狗兒感受不到的事情，他們能夠朝溫暖的天空飛去？他們是否跟隨太陽之犬前往永無黑暗、永遠是白晝的土地。

幾隻鳥聚集在岩壁附近的岩石上。這是幸運跟雷霆能夠捕捉到獵物的原因——鳥兒們高高在天空盤旋時，姿態優雅且迅速，但當他們待在岩石上時，動作卻顯得十分笨拙。

幸運和雷霆叼起獵物，走回營地。狗幫其他同伴此刻都清醒了，正在微微

透出亮光的巢穴伸展四肢，而負責守夜的黛西，此時正在巡邏隊的巢穴中小睡。黛西抬頭時，狗幫其他同伴見到幸運和雷霆一道返回營地，莫不興奮地大叫。

甲蟲繞著返回營地的狗兒們打轉，忍不住舔了舔下巴。他的手足荊棘跟著加入他，她湊近鳥兒一陣嗅聞，一副不確定的模樣。

「這是什麼動物？」她伸出一隻腳爪戳了戳獵物。「我從沒見過這麼長的脖子。」

甲蟲瞪大雙眼。「只有幸運才抓得到這麼奇怪的動物！」他對幸運大感敬佩。「神靈之犬肯定站在你這邊！」

幸運雖然也不確定這是什麼鳥類，但在他開口以前，月亮已經搶先一步站在她的孩子身旁。「這些是鵝。」她抽動黑色的尖耳朵說。

知道了獵物的名稱後，絲毫沒有澆熄甲蟲的興奮之情。「幸運，你認爲你的父親是否成了神靈之犬？」

甜心此時從洞穴走出，與幸運四目相接，昂頭帶著消遣他的表情。

她是在嘲笑我——嘲笑甲蟲對英雄的崇拜。

「不，」幸運感到難爲情，迅速回答。「我很確定他並沒有成爲神靈之

MorningStar

犬，甲蟲。」

幸運回頭望向幼犬。他的身形比妹妹要嬌小一點。甲蟲跟他的母親一樣，身上的毛髮黑白相間，鼻子粗短，四肢寬闊健壯。**隨著甲蟲日益茁壯，他長得愈來愈像他的父親費瑞。我猜，他想要找其他的慰藉來代替他的父親。**

成員們依次從位階較高的甜心率先享用獵物，最後輪到位階最低的歐米茄陽光吃完鵝肉後，其中幾名成員聚在一塊兒，接受雷霆指導的戰鬥訓練課程。小猛犬在大家的注視下，示範如何閃躲以及抵禦對方的攻擊。

「重點在於速度，」她對大夥說。「別讓對手發現你的下一個動作，你的目標在於取得優勢，將他們壓制在地，掐住他們的喉嚨。」

幸運望向聚集一塊兒的狗兒們，不安地打量他們的反應。麥基和史奈普盡可能模仿雷霆向前猛攻的動作，伸長他們的前腿。布魯諾發出生硬的吼叫聲，亮出他的腳爪，貝拉跟瑪莎則輪流練習防禦招式。就連老是率先抱怨戰鬥訓練的懷恩，這會兒也興致勃勃地瞧著大家。幸運不禁鬆了一口氣。在場沒有任何

Working Copy

一隻狗，對於低位階的雷霆竟能提出指導而感到質疑。

這對大家來說何嘗不是件好事，比起從前在狼犬的帶領下，狗幫現在的階級制度不再一如過往那般嚴密。雷霆願意跟同伴一塊分享她所擁有的戰鬥技巧，的確對狗幫很有助益，如果還在謹守嚴密的階級制度不知變通，才是愚蠢至極。大家齊心協力合作……才合乎狗幫的宗旨。

「黛西，我可以請你作示範嗎？」雷霆徵詢她的同意。「我不會傷害到你。」

粗毛白狗興奮地發出吠叫，表示同意，戰戰兢兢地站在原地。雷霆露出嘴裡的尖牙作勢朝黛西咬去，黛西立刻阻擋猛犬的攻擊，雷霆壓低身子，閃躲黛西對她發動的攻擊，然後壓制住小狗的脖子。她將黛西壓制在地好一會兒後，接著才往後一跳，讓黛西翻起身。

雷霆友善地舔了舔黛西，轉身對其他同伴說：「現在輪到你來試試看。」

「這對我來說太難了，」荊棘連忙接著說，「我的肌肉還不夠結實。就算我已經長成成犬，也沒辦法咬住另外一隻狗的脖子。」

雷霆語氣堅定對她說：「任何一隻狗都辦得到，就連體型嬌小的狗都沒問題。這跟體型一點關係都沒有，而跟自信有關。就算你的動作不夠精準到位也

不要緊。任何一個敵人感覺到脖子被其他狗的尖牙抵住，難免都會一陣驚慌失措。」

幸運一點都不懷疑雷霆的說法，不過他很納悶雷霆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。她究竟從哪裡學會這些俯衝與抵禦攻擊的訣竅？是荒野狗幫的成員，而非猛犬狗幫撫養她長大。她哪來的機會學習這些致命的招式。

她肯定與生俱來地擁有這些本領。

他很慶幸那隻變節的狼犬沒在這裡看見眼前這一幕。那隻老艾爾帕向來就不信任雷霆。幸運一想到這，尾巴忍不住微微下垂，他看見甲蟲站到了荊棘面前。幼犬的黑色身體忍不住顫抖著，然後往後退了一步。**難道他害怕自己的手足將會撕開他的喉嚨！**幸運這才發現，這個課程對幼犬來說是否太過殘酷？

荊棘朝甲蟲的方向猛衝，聽從雷霆指導的方式，用牙齒咬住甲蟲的喉嚨。幼犬的動作十分敏捷，勝利地發出歡呼，而她的手足卻拚命想要掙脫，導致荊棘一時失去平衡。荊棘滾向一旁，甲蟲則用前爪抓住她的身體一側，將她壓制在地。

接著，他不安地望向雷霆。「我很抱歉……事情不該如此，我只不過是……」他朝後一退，低下頭，他的手足則站起身，滿懷歉意。

幸運過了一會兒才恍然大悟。月亮的孩子們只不過比雷霆年輕些，然而他倆站在她的面前卻心生恐懼。**難道雷霆——與生俱來的權威感？**

小猛犬輕輕蹭了荊棘一下。「別擔心。你還在學習階段——多練習幾回就能掌握要領。」她轉身對甲蟲說。「你不必因爲憑本能做出的反應而感到自責——在打鬥中，本能說不定還能夠救你一命。」

幸運內心的不安逐漸消失，他的尾巴因爲放鬆而輕輕擺動。**雷霆並不像艾爾帕所想的那般具有易怒的攻擊性。她展現在大家面前的是耐心與體諒。她的性格更貼近我們，而非猛犬狗幫。**

幸運內心帶著驕傲，轉過身去，在樹叢間來回踱步。雷霆不需要他在一旁監督指導。我相信她。幸運的腳掌踩在結霜的草地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響，他走在營地邊緣，朝寬闊湖水上方的懸崖走去。空氣中傳來鹹味，冷空氣拂過幸運的毛髮。天空中聚集灰色的雲層，看來天氣將變得更加嚴寒。他闔上眼，回想起夢境中飄落飛舞的雪花：那些關於雷霆之犬的夢境。當他再次睜開眼睛，他彷彿見到了樹叢間閃過了一道黑影。

幸運屏住呼吸，眨眨眼睛，望向樹叢的方向。這一幕難道出自他的想像？於是悄悄地走在結霜的草地上，盡可能保持安靜。空氣中並未傳來其他味道，

晨星網路書店
更多精采內容

堅硬地面也沒留下任何足跡。他檢視樹叢周圍，低下頭去仔細嗅聞。這裡並沒有陌生狗兒的蹤影，但是幸運知道自己的確見到黑影。他的背脊高聳，望向地平面。

難道這裡有其他狗正在監視著我？

山谷間傳來幾聲荒野狗幫的吠叫聲——聽見他們發出歡欣鼓舞的聲音，不禁令幸運感到怪異與不安，彷彿螞蟻爬過他的肚子。他們肯定結束訓練課程了。他最後回頭張望了一下，便轉身朝營地前去。

MorningStar